

王晓吟 主编



我

与

《唐诗小札》



夫平旦清静，万物随之以秋。玄览空明，目融神豁。最玉簪珠，若日披荆。出鸿有程，
而游古挹芳。拘为丁，闾于拘。通世入，舍世临。素体沈潜，能想瞻。清而居，意属。师，未
因同舍。悔，应。别。即。才。京。可。堪。游。年。晏。朝。风。而。树。强。云。此。情。何。人。暖。取。翠。翠。聚。袖。搗。英。
庚子三月末，己亥。晓吟。于。成。观。主。秋。新。年。龍。吟。閣。
劉。白。年。時。年。八。十。二。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
与

《唐诗小札》

王晓吟 主编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唐诗小札/王晓吟主编,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218-04370-4

I.我… II.王…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8251号

出版发行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787毫米×1092毫米1/16

11.5

1

15万字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1—2000册

ISBN 7-218-04370-4/I·602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唐诗小札》(代序)

□ 王匡

我对从事通俗化工作的同志，向来抱有敬意。这不但是因为通俗化这一工作非常重要，而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却很少；更重要的是，真正通俗化了的东西，它无论在知识方面或者品德方面，都能扎扎实实地给人以有益的帮助。我一直认为：真正通俗的东西，一定是普及行远，平易近人，面貌可亲的。一个好的通俗化的作品，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正确的群众观点，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的辛勤苦学的历程。通俗化工作，并不是一件易事，所谓深入才能浅出，就在“深入”这一点上，也很值得人们敬佩。

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对一小部分唐诗作了通俗讲解，主要是帮助一下青年人认识旧体诗。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的。但是，当我们一篇篇地读下去，又觉得它像一篇篇美丽的散文诗（或诗的散文），使人沉浸于一种美的感受中。这也许就是通俗化作品的长处：把不懂的解懂了，使死了的句子活过来了，把模糊的弄清楚了，把曲折的搞顺畅了，把生硬的典故像钉子一样拔除了，使深不可测的变成一目了然了……这样的情况，总不能不给人增加一种快乐和美的感受吧。

一知半解，恐怕是人生中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如果有谁满足于这一知半解，甚而强不知以为知，谁就会造成一生的不幸。这里恕我冒昧，试问我们（包括许多写作新旧体诗的诗人）对唐诗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是否懂得？恐怕还是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居多。因此，我又觉得逸生先生这本《唐诗小札》，除了对许多青年学生和我这个一知半解的人以外，大概还会受到更多的人的欢迎。

这本《唐诗小札》，集有唐诗 50 多首^①。全部唐诗，现存的有 5 万首上下，这里不过是其千分之一。但是就从这千分之一的一斑中，我们也大致上可以看到唐诗（或者说近代比较流行的唐诗）的格调和模样。当然，作者顺手拈来，在选材上可能会有偏颇的地方，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在这样的集子里，不论是赋志感怀，抒情咏物，或是其他什么的，我想都可以拿来共赏。不能说只有选择进步的诗来解释，才有意义；而选择一些不太好或不好的诗来解释，就没有意义。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观点去解释这些诗，而不在于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诗来解释，这是容易明白的。

讲解唐诗，不但要注意它的艺术形式，还要注意它的思想内容。注意它的艺术形式，未必是为了跟古人一个样儿去做诗，美的准则之一是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从这里看看古人怎样恰当地、巧妙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确不失为我们“学一点文学”的很好的一课。注意它的思想内容，自然不是要人们去做李太白，为的是教人分清是非好歹；如果要学，也得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在这 50 多首诗的讲解中，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或艺术形式方面，都是注意到了的。有时候，尽管是一两句诗，它所表现的事物极其简单，讲解起来，也只好平直地从一个方面（思想或艺术）落笔，但我们仍然可以觉察到作者对这一个正确的审美标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慎重态度。我们在评价这部通俗读物的时候，希望不要在有些地方谈到

艺术性时，就以为作者丢掉思想性；在有些地方强调思想性时，就怀疑作者是否懂得艺术。把思想和艺术截然分开，时刻在计算着它们之间的比重，这样看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为了讲清楚在一千多年以前的作者及其作品，现在的作者不能不作出各种各样的设想。如对人物、情感、境界等等，给予一种大胆的臆测和引申。然而这些设想，却颇饶风趣，引人入胜；虽然其中也难免有些牵强的地方，但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言。至于比起那些不肯或不屑去替广大读者“设想”一下的学问家来，这朵稀有的小花倒是值得赞许的了。

这个小集子，当然不能说什么缺点也没有了。比如，前面说及的有些解释未免牵强一些，个别论点不够准确；有些字句还嫌怪僻一些（为了它，有些读者恐怕还得要去查查辞典。这是通俗工作所最不应有的）。不过瑕不掩瑜，总的来看，这个集子仍不失为一本好书。而且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这么一个好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集思广益，可以使一个人或一部作品不断进步。接受别人的批评，并加以改正，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名誉的事情，更不会影响一个人的什么“学位”，而只会得到好处。所以我想，这本书出版以后，经过大家提些意见，陆续修改，它就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作者王匡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候补书记、中南局宣传部长、香港新华社社长，现已离休）

① 此指1961年第一版入选诗的数目

序言二

□ 王匡

《代序》是我在四十二年前为刘逸生《唐诗小札》初版而写的。刘逸生人品、文品俱佳，是我的老朋友。他原来在香港《华商报》工作，广州解放后即从香港回到广州《南方日报》社工作，再后参加了《羊城晚报》的创刊工作，是《羊城晚报》开办的元老之一。

四十五年前创刊的《羊城晚报》大胆地突破了以往日报的模式，以知识性、趣味性、贴近生活的特色受到读者的欢迎。每天傍晚时分《晚报》一出版人们就排队踊跃购买，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它的两个副刊“花地”和“晚会”，其次是“五层楼下”。“花地”是文学性的园地，属阳春白雪；“晚会”则是“下里巴人”，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老幼咸宜，雅俗共赏。逸生先生长期主持“晚会”工作，为《羊城晚报》立下汗马功劳。

逸生先生业余时间喜欢钻研古典诗词，日积月累，甚有心得。我建议他在《晚报》上开辟一个专栏讲座，为古典诗词通俗化做点工作。于是便有了“唐诗小札”的栏目。栏目开张后大受读者的青睐和欢迎。结集成书后更是洛阳纸贵，多次再版，成为青年人学习古典诗词必备的书籍。

为了纪念逸生先生在普及古典诗词方面的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我与〈唐诗小札〉》这本书，读者闻讯后纷纷寄来稿子支持本书的出版，由此可见逸生先生在读者中的影响。

我生平极少为书作序，为逸生先生《唐诗小札》作序，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我与《唐诗小札》



46	42	38	32	28	24	18	14	6	2	4	1	
由《唐诗小札》所想起的	在胶林里读《唐诗小札》	流放中的阅读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唐诗小札》引导我在人生道路上跋涉远航	唐诗宋词的传播者刘逸生	一缕情思寄白云	艰苦岁月中读《唐诗小札》	——我读《唐诗小札》	「鉴赏学」的前驱	《唐诗小札》育几代人情操	序言二	读《唐诗小札》（代序）
陈慧中	吕雷	符冰	李明	周适民	曹思彬	周其若	邱捷	黄天骥	方利平	王匡	王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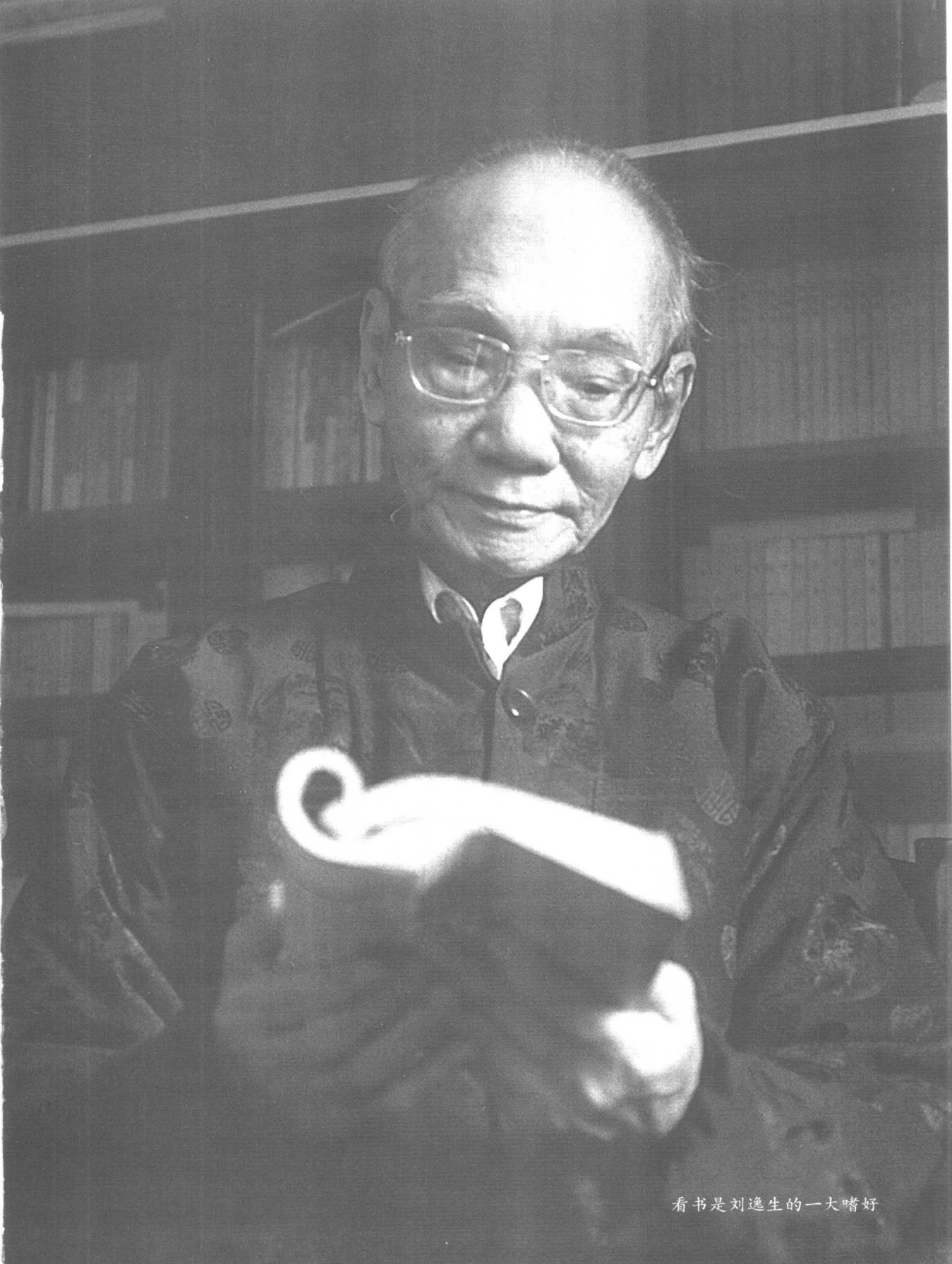
2

目录

94	90	88	84	78	72	66	62	58	54	50
人生就是细节	我们的根	《唐诗小札》对我治学的影响	《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引领我们神交古人	却是旧时相识	诗心内蕴是我师	《唐诗小札》伴我度过青年时代的风雨历程	好书如春雨 润物细无声	人生之履	四十年的良师益友	一段不解之缘
——怀念著名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刘逸生先生								——我与《唐诗小札》		
韩敬山	叶开生	谢 晖	王晓吟	吴建梁	赖海晏	黄赞发	徐南铁	李泽宣	区荣光	卢锡铭



174	171	168	160	156	154	146	144	142	140
《唐诗小札》再版后记	《唐诗小札》重订后记	《唐诗小札》后记	《唐诗小札》写作的缘由	逸堂诗词钞（20首）	刘逸生父子两代著述一览	刘逸生先生年谱简编	附录..	我能读懂唐诗了	功在古典文学工程 ——怀念刘逸生先生
刘逸生	刘逸生	刘逸生	刘逸生	刘逸生	童 轩	童 轩		孙琴安	彭立诚



看书是刘逸生的一大嗜好

《唐诗小札》 育几代人情操

□ 方利平

刘逸老携《辞源》走向古文学研究大师路
家乡沙溪镇至今仍是诗书风范

大师故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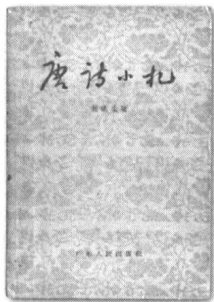
在今日中山市沙溪镇，活跃着一大批诗词爱好者，他们不但成立了自己的诗社，还先后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众多爱好者和近几代国人一样，是读着《唐诗小札》和《宋词小札》成长起来的。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是从沙溪故里走出来的古文学大师刘逸生。

刘逸老十岁丧父，小学尚未毕业便被迫独自外出谋生。他做过木匠、做过报馆跑腿、在果行打过工。然而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从报馆的一本《辞源》开始，在既无良师指导，书籍又奇缺的情况下，他硬是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成为一个才识卓著的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和普及功臣。

刘逸老的故乡中山溪角，是一个有着上万人口的大村庄，全村人都姓刘，整个村子上千座房子紧紧连成一片，掩映在绿色葱茏的榕树下，只在中间留下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小巷。这里的人说着一种连附近村庄的人都无法听懂的语言——隆都话。有专家认为它属于闽南语系，但溪角人自己都无从确认。

大师是我们村里的骄傲

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才在一条窄巷中找到以前的村干部刘公正老人，他是这个村中与刘逸老交往较多的人。



《唐诗小札》
第一版的封面



20世纪60年代与
秦牧（右）合影

谈起大师，刘公正感慨万千：“他自小贫苦，完全靠自学成就大业，是我们村里的骄傲。”

据刘公正老人介绍，尽管刘逸老少年时便已离家，却一直难忘故里，他曾带着全家回家乡探望。村里人因其平易近人不摆大家的架子而对他备感亲切。1995年，溪角云汉村成立老人协会时，还特意请了

刘逸老回乡。老人尽管年事已高，且有顽疾缠身行动不便，还是兴致勃勃地赶回来赴会。

对村里文化教育尤其关注

老人幼时深受缺书之苦，因而对村里的文化教育尤其关注。每次村里派人去广州探望老人，老人总是叫人提回来一大兜的书。云汉小学的20多位老师，人人手中都有一本刘逸老赠送的《岭南五家诗词钞》；学校的读书室里，大概有200余册书是老人赠送的。

在刘公正老人的带领下，我们拐过一条条长长的弯巷，追寻大师往日的足迹。在一处叫云汉大街17巷的一片灰旧老房子中间，老人指着一座陈旧的砖木结构的老屋说：“这就是刘逸老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

房子由青黑的石砖砌成，一排分三进，没有窗户，门高几可及檐，据说是为了便于通风和透光。尽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但房子仍旧显得坚固而实用。

据如今的屋主、八十多岁的刘廷昆老人介绍，房子是刘逸老祖父在19世纪末盖的。父亲去世后，刘逸老曾在祖父这里寄居过几年。中山沦陷时刘廷昆将房子买了过来，一直居住至今，除了房子的门庭新近刚被拆以外，房子几乎保持了原样。20世纪80年代，刘逸老回乡时，还带着孩子来看过老屋。

托人带回天文望远镜

又拐过几条弯巷，我们来到云汉学校，走进教师办公室，只见墙上挂着一幅陈旧的字：“童年求学光景依稀，知识基础实有赖之，五十年间韶光电驰，重见桑梓衰鬓如丝，作育新才望我良师。”学校教自然课的刘主任介绍说：“这是刘逸老老人回乡时给学校留的。”

随后，他又带我们来到实验室，从一个盒子里解开层层包裹，架起一台天文望远镜，“这是学校里惟一的一台天文望远镜，是几年前刘逸老托村里人带回的。我曾多次带着孩子

秋感四首

(1979年)

秋风昼入户，
众星夜历历。
天没津汉间，
顾我情脉脉。
悠然亿万年，
偶得两相值。
莫笑恋人间，
奔翥亦是客。

(刘逸生)



们用这台望远镜观星空，并且也常常以刘逸老的事迹激励孩子们。”刘主任深有感触地说。

据在沙溪镇的刘志航回忆，大师为人特别谦和低调，不事张扬，每次回乡里，总是一再叮嘱，不要惊动别人。1996年，沙溪出版《沙溪诗集》时，老人不但专门写了序题了词，还提了不少好的建议。

（作者方利平是广州日报记者）

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部分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刘逸生）

“鉴赏学”的前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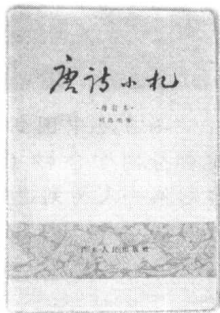
——我读《唐诗小札》

□ 黄天骥

从境外讲学归来，工作积压了一堆，忽然接到《我与〈唐诗小札〉》编者的征稿通知，我不假思索，欣然承命。因为，刘逸老的《唐诗小札》，自从1959年在《羊城晚报》副刊陆续刊登以来，洛阳纸贵，它不仅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而且，对像我这样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科研的教师来说，也有极大的裨益。今天，回忆《唐诗小札》对自己的启迪，怀念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也和许多读者一样，觉得刘逸老对唐诗的分析，鞭辟入里。唐诗的思想艺术精微之处，一经刘逸老妙笔的点拨，便豁然开朗，获得了美的享受。除此之外，我在读《唐诗小札》中得益最多的，是领悟到读诗的方法，这一点，对我后来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直有深远的影响。

怎样鉴赏诗词，这在我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常常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前上溯到唐宋，文坛上最流行的是评点式的读诗方法，大量的“诗话”、“词话”，在分析诗词作品时，仅以片言只字点到即止，有些话语玄而又玄，甚至会让一般读者越看越糊涂。疏于具体的分析，缺乏系统的阐述，是我国传统“诗话”、“词话”等文艺批评最大的弱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古典文学深有研究并且通谙诗词创作的学者，往往缺乏理论的锻炼，在分析、讲授诗词时更多是跳不出评点式的窠臼。当然，詹安泰、王季思教授发表过阐析、鉴



《唐诗小札》
第二版的封面